樂菴語錄

樂庵語錄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子部
雜家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部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委託景印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中書臣李　采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子部十

提要

樂菴語錄　　雜家類一　雜學之屬

臣等謹案樂菴語錄五卷宋龔昱撰昱字立道崑山人從學於李衡錄衡平日講學之語為此書樂菴者衡所居也衡為學以論語為本嘗有得於洛人趙孝孫之說孝孫之父受業伊川故衡亦淵源程氏所著周易義海撮

要已別著録是編闡明理學間論詩文亦有
涉及二氏者如因緣地獄諸説未能粹然無
疵而超悟處自非淺人所及卷末載衡本傳
及遺事數則又有吳仁傑後序王藺孫僑游
洚周必大范成大王遂劉煒諸人跋語甚詳
觀其抗章論事不避權貴臨殁從容篤於任
卹真能脱然於富貴生死之際以之印證所
言庶幾躬行實踐非空談性命者可比仁傑

後序云吾友龔君立道篤意於學從先生游
者六年聞微言要指必書於策亦可謂不忘
其師者矣明方鵬崑山人物志稱昱蔚有文
學安貧樂道鄉人謂之龔山長所居曰棲閒
堂陸游劉過皆為賦詩云乾隆四十七年二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illegible]

樂菴語錄卷一

宋 龔昱 編

先生曰宣和庚子歲某以舍選貢京師入辟雝肄業率性齋同舍生趙孝孫仲修者洛人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宫仲修中優選而某被黜洛仲修勉之曰公盛年一跌庸何傷姑歸讀書可也且曰公曾讀論語否某意頗不

耶元績曰死何足畏人之所以畏死者無他只自惑於釋氏天堂地獄之説我若無罪何畏之有先生曰如何可使無罪元績曰但於顔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處再三體驗自然無罪先生是其言常書之座右飲食起居以自省云

或問如何是道先生曰世所謂學道者往往外求不知向外去又那得道若能於父子親於君臣義於夫婦和於兄弟敬於朋友信只此便是道何必他求令人

更不去人倫上尋討但曰吾學道亦惑矣
人理會得一箇誠字便是天理中人不可只作不妄語說中庸言誠則明孟子言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到這般田地上多少快活僕曰畢竟如何先生曰别有甚難曉處只是一念不動若妄念一生便不是誠
或問如何是天命之謂性先生曰此一句要說出之謂二字天命你的便是你之性不干天事
揚子雲著書首言學行之上也學而不行與不學同今

人讀書作文豈不是學至於聖賢事業則不能行所
閱者紙上語耳何益於事
瞿曇自謂從曠大刼来種種修行後来只得箇一念不
動方能成道雖然如是若只守著一念不動乃是箇
土木人易言寂然不動必繼之以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人須是理會得這箇道理
或曰漢高祖言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五常中惟智不
可有餘智有餘則流於小人所以難獨任先生曰豈

獨智不可有餘仁有餘則流而為姑息義有餘則流而為忍人禮有餘則巽在床下信有餘則如尾生矣大凡作事只是適中便了若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

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先生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惟辟作威固是如此紂之作威殺戮豈不是作威乃以

此得罪天下後世惟有德然後可以作威故曰德威

惟畏

學者當以心明經不當以經明經

西都無三傑則四皓不得高卧東都無寇鄧則子陵不

得終隱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先生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

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粲風雷之鼓舞雨露之

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

清淨無為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殽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天地之性人為貴當作兩句讀宇宙之間一切所有之物皆具天地之性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蛄有君臣之

義雎鳩有夫婦之別鴻鴈有兄弟之序倉庚有朋友之情若此者豈非天地之性而人獨為貴者何哉物得其偏人得其全也

或問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真性了無一物一或翳之懵不之覺若不為物所動則妄念情欲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是何物聞何所聞易曰通

乎晝夜之道而知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只這箇便是道有生必有死猶有晝必有夜能通死生於一理則可以死矣人所以貪生惡死者無他只為不聞這箇道理

孔子對顏淵問仁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必繼之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堯舜非不克已而不能詔其子禹非不克已而不能諍其父周公非不克已而不能化其兄須是他自肯始得

中體也庸用也體以居之用以行之中庸之義盡矣

讀一部書須是識他宗旨如孟子一書宗旨在仁義上

人之貧富貴賤吉凶夭壽莫不有命名公告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此數事固定於有生之初必曰自貽哲命豈所謂命者雖係於天而亦自我為之邪

周之禮樂備於庶事之間如漢上之游女無思犯禮伐條之婦人能勉以正衰世之公子信厚中林之武夫

好德無非禮樂中和之發見者至秦併吞六國盡有三代禮樂之器揚子雲乃謂其庶事之不備者以其皆文具也

曰心曰性曰天曰命此四物難為分別揮而散之一者為四斂而歸之四者為一

王氏之學離伊川之學合

昔有學無心者前輩謂之曰將學無心即有心矣求之六經曰存心也養心也治心也正心也知此然後可

以無心

聖人著書立言皆所以開導後學但一墮言詮未免一偏之蔽要當言語斷絕處默識而意會

直方大固可與天地參然能直而不能屈能方而不能圓能大而不能細第可語顯諸仁而不可語藏諸用

文章事業本無二理學者不可溺其偏一以貫之則無入而不自得論語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則文在所先又謂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則文在所後或先或後錯綜之
義也是之謂一貫之學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
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
既往不咎使民戰栗上又加一曰字即知非宰我對
哀公之辭乃哀公自言也夫子聞之是以云云若是
宰我錯說了夫子必直攻之
大事固當理會須是更去小事上用心子思言致廣大

而盡精微大者既無所不通於小事亦不放過如孔子自是天縱聖人鄉黨一篇舉足動步皆不敢忽故能纖悉盡善山谷嘗有詩戒少游云才難不易得志大略細謹細謹誠不可略

子貢嘗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非特不聞性與天道夫子之文章亦未之聞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威儀文辭人之文也天地一元之氣亭毒於覆

載之間故著為日月星辰散為山川草木聖人之盛德充實而有光輝故見面盎背施於四體發而為威儀文辭文章之與性天道豈二物哉

既曰思道又曰無思既曰得道又曰無得方求悟時固當思固當得及其既悟則了無所思了無所得此入道淺深之候也

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至於論孝乃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夫道在我一唯便悟無容聲焉若

論孝曾子非不曉必求夫子詳言之者豈欲因以詔天下後世邪

以中庸大學雜置禮記中漢儒明經惟此一事可人意

散文自有聲律如盤谷序醉翁亭記皆可歌韓退之送權秀才序云其文辭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即此可知矣

柳子厚言儒者韓退之猶趙岐言儒家唯有孟子

曾子啟手足之際告孟敬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

欲使孟敬子切於信已之說耳曾子之言何嘗一日不善豈特見於將死之時

樂菴語錄卷一

樂菴語録卷二

宋　龔昱　編

人之行已在夫婦上不能盡道他無足觀矣詩三百篇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等而上之又能動天地感鬼神推其原亦不過始於夫婦

世有言西方淨土者先生曰東方南方北方無淨土邪夫子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曰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勿也毋也皆禁止之辭未造乎時中之妙也時中之妙聖人罕言小人竊此則為無忌憚矣

仁者覺也聲色之来我能覺則不為聲色所移貨利之来我能覺則不為貨利所溺若能隨念而覺隨事而覺去聖人不遠矣論語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此之謂也

訟六五曰訟元吉六五得位居尊人豈得而訟之故諸

儒皆以為聽訟之主聽訟者臣下之職非人君所當知也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得位居尊有過而能自訟斯無愧於為君之道禹湯罪己正合此義

蒙初六曰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童蒙之時知識未明欲發其覆當如用刑而加之桎梏俾不得放逸可也若脫之以往則各戾象曰以正法也正法者嚴以正其師法云耳

欲知天心但看人心如何記得唐時一嵗㑹稽大旱邊
市不雨祈山川羣神又不雨觴土龍舞巫覡愈益不
雨或言有能捕退龍而豢之者召之至盡其術而旱
復如故太守怒將擒治之術人遁去得其遺篋大書
一紙曰人旱此語亦自有理
治天下國家與一郡一邑不必屑屑求人之小過但擇
其罪之尤者治一二輩足矣舜典言四罪而天下咸
服所罪者止四人而天下之人莫不盡服罰當其罪

則懲一可以勸百矣何必多殺

前輩自警之際止是思量做人邵康節嘗言學為人之仁學為人之事呂舜從訓其子弟曰吾從賢士大夫游每每過相推重吾自省纔免禽獸之行而已未能使合人之理也此語後生當先學做人却學做文章

但患我不知人不患人不知我四凶不知舜舜知四凶少正卯不知孔子孔子知少正卯

藝祖一日居殿中有小黃門塗糊其壁即欲斬之且曰

此天之物也汝焉得損之正合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又嘗露坐或諫以星月在上帝曰爾以為蔀屋之下星月所不及耶正合不欺闇室之意

韓退之作方橋詩其言雖若鄙近考其意則大不凡曰非閣復非船盖以此自命曰可居兼可過喻其道之可以安天下而濟斯民也終言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則又斷然以有為自任此一篇詩意人多不察退之規模如此惜乎其不大用若杜子美言安得廣

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此志亦甚廣但不合露筋骨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曰樂則安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一日亦不能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者也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君者小君之君娣者其媵妾也嘗見前輩治家之法所謂主母者往往以淡薄自居而姬侍皆靚粧麗服亦有合易之遺

意

孔子見南子諾陽貨從佛肸之招赴公山之召所謂入

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者以言一性之

真我之所固有非外加一物也言性而止於此則幾

於無所事事天理之妙何自而發之於用故又曰故

者以利為本

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何謂天道天道如天命有德五服五

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之類是也堯舜禹湯文武達
而在上故能行天道孔孟窮而在下終不以命之不
偶而廢天道是以作春秋以明一王之法著七篇以
明仁義之道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所謂
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之於賢者
亦是此意

孟子言舜為法於天下而不數堯禹及湯文者蓋以舜
當人倫之變而能每事盡道也以父子則有瞽瞍以

兄弟則有象起於側陋而一旦立堯之朝則君臣之間為甚難以匹夫而妻帝之二女則夫婦之間為甚難與四凶之徒羣居而雜處則所謂朋友者亦不可以一朝居也惟舜皆能處之以道故於人倫上了無一毫之累此其所以能為法於天下

禪者論一百二十種心人只有一心自其能宰制萬物則謂之心君能經緯萬方則謂之心神其本則一而已易曰一致而百慮所謂一致者心之常而百慮者

皆其變也

理致於極處直是說不得此夫子所以默而識之曰予欲無言

一念不動處雖鬼神亦窺伺不得而況於人乎故曰聖人藏於天

先生曰向聞竹西王居正剛中論思無邪其說甚妙且如桑中墻有茨東門之枌之類皆具道閨房淫亂之事聖人乃不以為非者以其一念自正也故存其辭

以勸戒後世後人謂聖人不能刪之乃留此以亂人
之聽其說大謬道本無邪正自正人視之天下萬物
未始不皆正自邪人視之天下萬物未始不皆邪昔
有學道者久而未得一日聞市倡歌悲怨之辭因躍
然大悟觀人之言繫乎心術之邪正如此夫子言之
非特明作詩者之思慮不及於邪亦欲使讀詩者其
心術不可不出於正也

揚子言泰和在唐虞成周桀紂幽厲之時非無泰和但

不在耳

前輩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果然於語下解得何翅讀十年書

文章如美婦人可以傾人之城可以傾人之國然要緊在行事處文章誠不足道周勃霍光難字亦未必識而功蓋天下人須是莫被文章使了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我從之是之謂踐如不反

其言而謂之踐言不反其行而謂之踐行也目欲視吾不過其視耳欲聽吾不過其聽口欲味吾不過其味鼻欲臭吾不過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不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顔子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辭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樂菴語錄卷二

樂菴語錄卷三

宋 龔昱 編

一日召對選德殿奏事畢上因與論禪乃奏云所謂禪之說儒家亦有之但令人只於釋氏留意殊可怪昔周公亦坐禪惟孟子能知之上愕然又徐奏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豈非坐禪乎天下只有一理

周公平日坐而思之者無非愛人利物之事只此便是佛心何須更問禪上領之

易曰不家食吉養賢也非是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言人君能養一賢者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謂生育之賜廣大如此非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是殆齊桓公遺老人食之類也

人之一性雖是本来高明然亦當盡其在我者不然則

聖賢立言何以曰尊德性曰防民性曰節性曰養性
曰修性舊人說性不可修此語直是誤人
孝經言嚴父配天必稱周公自古聖人大孝如舜達孝
如武王皆不及之而獨眷眷於周公者以周公人臣
耳而獨用天子之禮樂以褒大其親正所謂立身行
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也故夫子取其孝之終
聰明智慧不是博極羣書亦不是議論過人亦不是事
事剖判得此性湛然如明鏡止水物雖千變萬態來

則見之此真聰明真智慧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古人前旒蔽明黈纊塞耳皆所以見其不自用也

東坡言我被聰明誤一生此雖戲言然亦有理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先生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為晚節之規

易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頥觀我者自他人言之也爾一點靈性中萬物皆備却不自去理會只来看我看我

富貴利達便奔趨求媚如此則尕爾之頗矣正如劉
禹錫諸公附王叔文而終不免於竄斥
崇觀間朝廷禁元祐學甚切皆號為頗僻之文舉子在
學校及場屋一字不敢用雖碑刻亦盡仆之時錢塘
有一遊納以隱稅逮繫於州發篋得詩槀數編首篇
哭東坡其辭曰文星落處天為泣此老已亡吾道窮
功業漫誇生仲達文章猶忌死姚崇人間便覺無真
氣海內何由見古風平日百篇誰復愛六丁收拾上

瑶宫守見而竒之因釋其罪前輩謂治平之世則公議在廟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公議在草茅斯言信哉

理之所在未有不思而得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周公孔子可謂是大聖人每一舉事必思而後行令人或當煩劇或於文字疑難更無箇道理處置此但不思耳思則得

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

陳了翁一日往某處或言此間有一得道者可就見之了翁曰他自得道干我甚事此便是了翁過人一著處這段事須是自家自去理會如何倚靠得人

古云任賢使能任使二字極有輕重賢者須委任之而後可以共治如高祖用子房之徒是也能者則役使之而後可以成功韓彭黥布之徒是也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顔子之學夫子其心甚苦見夫子只在前面力之所至所爭亦不多只是未能趕得上故揚雄稱顔苦孔之卓

大凡作事只依箇道理行便了切不須作意且如當官處合徒則徒合杖則杖不以喜怒為輕重所謂觀於天布不助者也

順逆之境一也世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

樂通亦樂

春秋一經雖曰紀諸侯之事其實為人君作周既東遷王政不綱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其下自大夫出又其下自陪臣出天下不知有王室久矣夫子傷之因魯史而作春秋特書王字於元年之下既責當時諸侯禮樂征伐不得其正又責周王不能自正其本也此意惟董仲舒知之故曰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

詩序言美教化移風俗惟能美教化然後可以移風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天下反為風俗所移矣如曹風之奢晉風之儉不中禮皆足以移人教化之不美其敝必至於此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古亡無字通日知其所無者凡欲學而未至者也月無忘其所能者已學而得之者也君子教人於其所未學則切切然日以為念於其所已學則一月之間須常自省也如此

則學安得不進

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此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之說人生在齠齔其身在父母膝下此時便有愛親之心及其長大成人斯能養父母而敬心日生焉人之天性如此

先生曰向守婺女有學者贄文求見因問作詩活法遂贈之詩曰學詩如參禪初不在言句傴僂巧承蜩梓慶工削鐻借問孰師承妙處應自悟向來大江西洪

徐曁韓呂山谷擅其宗諸子爲之輔短句與長篇一一皆奇語卓爾自名家無愧城南杜君詩亦可人羞作女工蠹正臨百尺竿到此方進步我性文字空志在學農圃老矣甘摧頹肯復事雕組少讀三百篇每自歎無補一念絶邪思得處忘我所學詩如參禪無舍亦無取立雪謾齊要斷臂徒自苦君欲問活法活法無覓處

大凡議論若一處見得透則處處皆通蓋緣是天下只

一理

王荊公讀盡天下書只是不曾見道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自思量我身上别無不是事故每日所三省者只這般事可謂點檢得盡又不止平日如此雖臨死時亦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若論克己工夫須是還他曾子

易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時者天理也欲加人力須是

天理上去得方可若於天理相反處如何便可加以人力

王用享於岐山要說出用字受命作周用也爰整其旅以遏徂莒用也築城伊域作豐伊匹用也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用也文王之見於用者如此方其在岐山時已自享了豈待膺天命撫方夏之後耶

登孔子之門者三千人其間絕類離倫若顏閔之徒始列於四科然回能仁而不能久由能勇而不能怯賜

能辯而不能訥師之過商之不及才之難全如此及顏淵問為邦則告以四代禮樂季康子問子貢子路冉求可使從政則曰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至於子貢問政子張問政則又皆以至言妙道許之乃知聖人與人亦未嘗求備

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寂然不動之時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感而遂通之時也

陳蕃言大丈夫當洒掃天下安事一室此語殆非確論

聖人謂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況洒掃應對即聖人致知格物事若小處做得鹵莽大處可知矣

顔淵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仲弓問仁告以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樊遲問仁告以居處恭執事敬夫子答門弟子之問雖曰各隨其資禀至於問仁則多答以敬乃知學者之求仁當自敬入

道一而已而以修身為本自修身以及於治國平天下

皆是道也蒙莊乃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道烏有精粗由小以至大自近以及遠其序當然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與斯言異矣

忠孝本非二事孔子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祭義載曾子言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忠與孝豈二事哉要之忠以

孝為本未有孝而不忠者古人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孝立則忠遂可謂能識聖賢之意若謂忠孝不兩立如王陽王尊之論則不可

樂菴語錄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菴語錄卷四

宋 龔昱 編

蠱之初六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九二言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三言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六四言裕父之蠱往見吝六五言幹父之蠱用裕此五爻皆言幹蠱之事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

竊以為大不然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此素隱行怪者之所為也禮曰八十者一
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
母耄期之時不出從政非所以邀譽於鄉黨朋友非
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
以為卿曾子曰吾父母老不忍遠親以為人役斯人
也真百世之師故其象曰志可則也

易曰健而說決而和以言君子之於小人可去則去之

可殺則殺之未嘗有心以勝之也方其去之殺之之時人見其爲健且决而不知君子之心本未嘗動健固無損於吾之說决亦無損於吾之和也昔韓魏公鎮北門有一兵駡朝城令事上公府公問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言公即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若魏公者可謂能合大易之吉矣

作文須要鍊意鍊意而後鍊句鍊句而後鍊字不可輕

易抬出須見東坡梅花辭藁塗抹殆盡天才尚如此

況強勉學為文章者哉

事之究竟處只一箇是字道理既是看如何也撲不破

楊子曰學者審其是而已若不是便不可做

舜察於人倫者謂舉動之間須是子細推尋這道理若

差了一絲毫便壞了天來大事

禮記三十卷首言毋不敬佛氏五百大戒只此三字盡

之毋不云者十二時中行住坐卧皆能敬其事如鄉

黨一篇便是

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

傳註之學有利有害須是自做主張方可

小人無知但要勝人君子則不然使之不能勝已便是

勝人

聖即是狂狂即是聖念否之間耳

道理之學口頭說得不濟事故孟子曰必有事焉

前輩謂胷中無藻鑑不可讀書

鬼神之心便是我之心我做處若善必陰隲黙相做處
若不善神必悔怒故曰聰明正直依人而行

莊子理學既好文章又好

人須是規模廣

唐史謂憲宗任裴度為難吾以為不然憲宗與裴度心
志契合一旦用之以責成功其事甚易史臣視之以
為難耳

釋氏稱無量壽佛佛在甚處自家一念不動在太極

之下不為深先天地生不為久長於上古不為老此外更有甚無量壽佛

空之說須當子細體解若世間所有之事皆離而不親世間所有之物皆棄而不欲以此為空則謂之頑空當事物紛擾之中能一念不動即便空了豈待勉強與物哉

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頓悟

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周禮曰至德以道為本

不以德言道非儒家説也

禹大聖人也方治水之時尚不能究河之所從來但曰導河積石而不言其自張騫乃欲窮河源何哉

書言上帝降衷于民若有常性荀卿乃以為惡禮運言禮本於天荀卿乃以為偽

前輩讀書甚刻苦范文正公就學南都時晝夜觀書不絶以粥一器晝而四之饑則取食日以為常錢明逸妙年中制科始學於山房遇天寒取其所為藁爇之

俟其氣稍温即就寢今之學者豈能如此

前輩謂作文如家書但責平易何嘗作惫造語昔王岐公作元宵應制詩章子厚問使甚事公曰使鼇山鳯輦事章意以為陳腐且疑為所紿詩成果用此二語所謂雙鳯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是也章嘆服以為不可改事雖平易只是安排得好此作文之法也

王剛中嘗言士之為學當如商賈治財入者多出者少

此語最妙若不務讀書而專意作文字有甚意味

文章以意為主亦以誠為主苟不出於誠意便是亂道

且如做詩老便說老貧便說貧若未老說老不貧說

貧便不是誠意

張子韶樊茂實論作時文云每得一題先於一篇中求

之一篇中求之不得又於上下文求之上下文求之

又不得廼就一句上生意

作文須要悟入處無悟入處一辭不能措雖能措辭亦

無意義

戰國之時楊墨塞路唐之時佛老害道民生斯時如墜塗炭莫有舉而出之者孟韓二公不忍天下之人坐困如此是以卓然揭仁義之道舉而出之塗炭之中其有功於名教多矣故曰舉天下於仁義莫若儒

有諸已之謂信此一句孟子說得分曉須是自家能省得我所固有者如此然後信得及若無知之人謂聖人別是箇人孰肯自信我與聖人同此下士聞之所

以大笑也

父子因緣不偶然須是前生曾結得來其間有好者是結得好因緣有不好者乃是一時相愛更不曾子細契勘如堯有丹朱舜有商均豈是堯舜不積德當時結了這因緣便來作父子且如人家養婢僕有得心力底主人必愛之下至猫犬主人亦有愛者彼此若一念動便來作眷屬無疑好人亦如此馬忠肅公居維揚時近居有一禪刹公嘗於諸僧中擇其年老而

能自修者一二輩與之交遊甚密公初無子俄自喜曰今得之矣未久有二僧死遂與公為父子這箇道理甚顯然

人之為善不可出於有心有心於為善則與為不善同

昔人有嫁女者曰爾行矣謹毋為善曰將為不善耶曰善且不為况不善乎處心到這裏方可

樂菴語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樂菴語錄卷五

宋　龔昱　編

或人問地獄之說果有否先生曰不可謂有亦不可謂無皆由心之所生一念善處便是天堂一念惡處便是地獄且如人問崑山縣有獄否告之曰無你若殺了人便有獄矣地獄之說只是這箇道理

人以生老病死為苦何其愚哉既寓形於宇宙間豈能

免此且以瞿曇言之亦免生老病死不得只是不為他纏縛定著生亦恁麼死亦恁麼所易者形骸耳一點真性元不曾動又何苦之有

大凡作事須是見事而不見人若但見人而不見事則輕重予奪皆不在我矣

堯舜之世野無遺賢先朝說書謂賢者皆在朝若只恁地說則田野閒不復有賢唐虞之盛風俗醇厚雖樵夫莫不談王道雖執耒耜者亦知歌頌聖人之盛德

以是知田野間往往皆賢者堯舜豈能盡用之今曰野無遺賢乃是不遺其大者如臯夔稷契諸公是也若其餘如何收拾得盡

六經之作皆可以書名惟易不可以書名詩寓美刺書紀政事春秋正名分之常禮樂究中和之本皆可目之以書至於易則窈無定名隨寓隨在故有一身之易有萬物之易有天地之易道在一身即一身之易道在萬物即萬物之易道在天地即天地之易雖書

而實非書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架不同巾櫛不親授男女不雜是一句若如此讀則下文皆通坐不同男女之坐不同也椸架不同男女之椸架不同也巾櫛不親授男女之巾櫛不親授也

老氏言聖人處無為之事事事須是處置得下方可無為如舜命九官咨四岳天下事皆一一處置了然後能

恭已南面

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如孔子視富貴如浮雲孟子謂萬鍾之祿於我何加使其富貴過人尚如此況不及於人必無憂愁憤鬱之歎

四科非夫子自立夫子平日稱門弟子皆以名如回也賜也商也師也由也求也之類惟四科盡以字稱而曾子獨不與諸弟子中自顏淵之外惟曾子能心傳夫子之道況夫子平日未嘗與羣弟子終日說一段

話孝經十八章終始皆為曾子說四科之目恐是曾子品題耳

或問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次第果何如先生曰有志於學者可與共學見善明者可與適道用心剛者可與立至於權則變動不居周流六虛非造乎時中之地者則不可

莊子言人相忘於道術道喻大事術喻小事事之大小雖不同皆當相忘於無心相忘者不去計較觸著便

做

老氏言慈故能勇如舜孳孳為善想其氣象必是箇溫良恭順底人乃能誅四凶夫子鄉黨一篇分明在春風和氣中忽然便去誅少正卯慈而不能勇只是姑息不知姑息害事

前輩言莅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尋事多莫怕

堯舜自信於為善桀紂自信於為惡以名論之相去甚

遠若一念純正反為惡之心為善桀紂便是堯舜

大凡做事疑則勿為為則勿疑

司馬溫公清修寡欲家無曳綺之妾而婢僕之禁甚嚴一日有客自輪盤隙中窺見一婢蓬首垢面形狀疕瘦如鬼不覺驚歎乃知前輩持家嚴內外之分如此

有門人侍坐因論熈豐間事極口詆毀王介甫至不以人類待之先生徐謂之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

温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諸公尚論前輩止可辨是非不當斥駡如此宜戒之

先生一日讀老子至出生入死章大悟游戲生死之道因自言曰所謂生之徒十有三此畏死而欲長年者死之徒十有三此輕生而樂寂滅者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此不學冥行而顛頓於生死之塗者是三者皆非中道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易論天地之數自一而

至十則十者陰陽之成數老氏獨缺其一此何意也

蓋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乾元用九妙萬物而不役於物者也故天得之而清地得之而寧老氏闕之者聖人之得一者也聖人得此則翕張造化游戲生死

今州縣但患財賦不足更不去政事上理會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語最是理財之策

紹興間官不至冗者蓋得所以省官之術五府恩例甚大除一人則恩賞可及十數人當時五府之官未嘗

備下至侍從及卿監郎官之屬亦不盡置至有一人兼數職者故除授不至猥濫每路監司多闕而職司亦罕除故改秩者自難凡此皆省官之要術

人之敬心不可須臾離前輩雖平居無事猶儼然危坐對家人婦子亦如此令人習於惰慢見鄉里長上猶且不敬其在閨門之内可知矣

高才之士易得純德之士難得

或言冠婚喪葬不可外陰陽之說先生曰吉人吉其凶

凶人凶其吉

遺事附

先生曰吾年未六十已絶欲至六十三歲先妻王氏亡諸子哀號至不忍聽吾意極亡聊不能解釋私自尤曰學道四十年今日憂患反不能排遣何耶因讀揚子雲見善明用心剛之語乃大喜曰苟用心不剛不免為境所轉然不礙我正見吾今胷中固已了然所恨者力未至耳自是日夕窮究性命死生之理晚年

益覺有進憂樂禍福不復動心矣

先生年幾八十神彩煥然每對賔客議論超偉僕一見之必曰先生精神如此福祿必未艾先生曰不然吾根本稍固故精神自然發見如此縱饒明目死今日精神也只如此未逝前一日其姊入診之喜曰精神若是亦何慮耶先生笑曰平生學道正欲凝神以觀化耳翼日捐館

先生每見貧困不能為生者則與之錢粟又嘗持不殺

戒曰此非所以為仁也但要熟一念耳

先生每見有精於藝術者則慨然曰無乃謬用其心苟移此心而學道何所不至

先生所至授徒其教人無他術但以論語朝夕討究能參其一言一句者莫不有得或曰李先生教學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論語先生聞之曰此真知我者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

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又有一前輩平生蓄一異書雖子弟莫得見及其終發篋以視乃論語一部此書誠不可不讀既讀之又須行之

先生自幼講明道學中年以後絕欲清修惟二蒼頭侍側奉養極淡薄居南床未久以言不得用掛其冠而歸於崑山南六里架屋數間種竹二畝號樂菴時往来其間日取六經論語孟子讀之朝暮不少憩嘗語

人曰吾讀後世書耳每生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衮衮不休聚書萬卷圖畫滿室每閱以寓意而已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視如師友每言吾投老得官身歷清要竭来此邪且四十年有田可耕有廬可居年垂八十幸無疾疢分已過矣即死無憾淳熙戊戌夏微覺不喜食即櫂扁舟往樂菴一榻翛然絶無人聲時諸子侍旁先生與之言曰修竹滿前對此待盡有何不可每旦入問

安否先生曰吾略無所苦遂舉兩臂示之曰浸假而
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
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吾亦待觀化一巡時女
兄亦来問疾先生曰某將死老姊無庸憂人之死生
如晝夜生處便是死處死處便是生處若恁地理會
得又那得生死語竟即取紙數十幅為手簡徧別親
舊又以錢米分惠貧者無一遺忘已而作遺訓示諸
子曰吾寓形宇内七十九年蚤雖困於百罹晚僅全

於五福死期既至勢不復留雖一念不生本無去来
而四大假合終歸腐敗瞑目以後當付囑者今具畫
一嗣宗輩各仰遵守一此間土薄水淺因循不曾辦
得直裰謾試圖之以小為貴僅能周身足矣其間不
置一物雖冠裳亦無用只裁一摺席藉背可也一汝
祖父母安厝皆有棺無槨只以磚砌覆之石版足矣
七七或百日内不須選日便埋埋了就家中供養一
親識賵贈依例收留第經錢與折祭之類一文以上

不可受一僧道禮數雖經疏亦不可受若欲靈前持
諷則又大不可但以此示之一應千錢米支收文字
在廚櫃中令歲田産可便五分分撥以一分抄上周
急簿逐年輪一兄弟掌管給施取吾簿上意旨刻石
菴中令項椿管置歷收支如成娘之類歲撥數十千
與作營運遲之歲月何有不辦如此等孤遺皆當振
卹一吾既往之後歲時祭祀隨家豐儉由禮可也若
齋一負僧念一聲佛非吾子孫此意是真報佛是真

供養上士聞之當不復疑中下驚怪非所恤也右六事皆吾治命不得違戾吾平生性命道徳之學治亂安危之策不獨載之空言亦粗見之行事今既永訣豈容緘默戲說偈曰竿木隨身得自由應緣已畢復何求儵然來往等孤鴈影落寒潭迹不留書訖且語諸子曰吾本欲便往為天氣不爽姑少留以俟月上汝輩候吾死即斂斂已方使家人知不欲死婦人手也切不可用庸巫課陰陽諸子聞其言遂微泣先生

曰吾死汝輩何憾焉用哭平生與爾說箇甚麽諸子
應之曰死生之理固自曉然但父子天屬也情不能
自遏先生曰若是為父子後哭饒爾三十柱杖及夜
沐浴遂冠櫛起坐精神自若了無欠伸意至二鼓倏
然而逝時六月二十三日也諸子恐怛化不敢遽哭
家人女奴絕未有至者惟諸子及二蒼頭在旁是夕
風月清美如陽春高秋天宇湛然萬籟沉寂不類人
境識者知先生之逝決非與萬物同盡者先是嘗語

監征王琛曰吾可漏子已有頓放處矣豈非先知者

耶先生平日劇談道學每語諸公看我臘月三十日

好好做箇散場聞者憮然

樂菴語録卷五

宋史本傳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誦爲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吴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於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它邑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

安盜蝟起旁邑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江淛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涖其治加直祕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却其奏除祕閣修撰致仕上思其忠樸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

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時給事
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
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
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
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
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
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
僞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

語為根本臨没沐浴冠櫛倚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與

乾隆御覽之寶

樂菴先生語錄後序

樂菴先生享年七十有九閲天下之義理居多自其中年清修寡欲不啻如道人衲子静極而通故凡吾儒與佛老二氏所談性命之奥心融神會超然獨得推其餘波沾丐學者每語輒更僕不少倦葢以是為燕居之樂吾友龔君立道篤意於學從先生游者六年聞微言要指必書於策積之為五卷以示余余聞古人學道要必有所悟入顔子繇克己復禮悟曽子繇一以貫之悟近

世如徐節孝辭莫安排而悟元城先生終不妄語而悟然知道易蹈道難此四君子見於履踐者皆可攷也余觀先生始見趙公而悟於學而時習之之一言此其入道之門戶至於履踐之實又無愧於四君子者然則先生之學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與其沒也今翰林周公子充詒書所親曰樂菴臨行一著實是難學禪和子亦須服他蓋尋常說時甚易臘月三十日直是不能謾人此老平生跌蕩到此乃得力可敬可羨翰林直道

正學其言不妄故具著之學者欲知先生講學之妙是書固不可無欲知學力至到之地則觀諸翰林之言思過半矣淳熙五年八月二日河南吴仁傑謹序

樂菴語録後跋

太平全盛時三光五嶽之氣未闕厚與今不同況賢於人者哉余自幼侍先尹相山及諸叔父行見其年餘七十率皆彊健不甚服温補藥余兄弟嘗自斟酌氣血已為弗類今見子姪輩纔二三十歲往往餌雄附如常膳又遠不逮吾曹矣以此較彼無怪乎人物之卑弱也相山年七十有七前知死期當盛暑中了無疾苦揮扇坐逝是其平生為人清明剛正之所發

見非強勉積習而然今觀樂菴李公遺墨而稽其行事蓋吾相山一等人皆生於太平而經歷兵火憂患仕路齟齬摧挫抑厭有人所不能堪而氣至死不屈可以見其中之所存夜旦去來自應不亂亦何待學佛而後有所得哉公位不滿德四子皆從官而兩子以才學自致所謂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甥陳振少孤養於公家亦登科第今為余壻云紹熙辛亥九月辛酉無為王藺書

世俗以了悟生死為禪僧衲子一希世異事殊不知吾夫子負手曳杖之歌曾子易簀反席之際蓋吾儒之所優為者侍御先生理學之妙見於踐履及處死生之變若將歸焉其超然冥悟殆禪衲之所不如非學力所至獨可強哉觀其治命以供佛齋僧為戒則先生所得蓋在此而不在彼明矣僑於先生為門下士得邑茲來雖不及侍杖履而猶得誦遺書於闕里之藏再拜三復輒疏於後庶幾發揚先生誠明之學始終踐履之實如此

吾黨觀之可以默喻云紹興辛亥仲春中澣吳興孫僑
謹書

侍御先生李公年踰七袠 孝宗皇帝起公於家擢首風憲一旦節度使張說本兵柄抗章五上與天子意不合翩然而去當血氣既衰之年畧無一毫利禄之念曁將逝之日遺命以戒子孫沘筆以别新故雍容暇裕初無異於平時又何其了達如是耶嗟夫人之所以通乎死生之間者惟一心爾喜與悲一物也覺與夢一致也此

心動揺於利害得喪之場則必眩惑顛冥於變故之際果能以浮雲視富貴則自能以晝夜視存亡曳杖而歌易簀而逝茲豈一時勉强所能至孔門義命之學處死則為重視死則為輕久矣今公優游以觀化整暇以歸全後日之心即前日勇於去國之心也是烏可以二觀之哉泽居僻而生晚雖不及侍杖席聆謦欬而公之孫滑出示公之壙誌遺墨石刻反覆莊誦既以見公始終之大畧而且以知人心之果不可以無定守也嘉定甲

中季秋上澣建安後學游洚謹書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是理也載於易繫辭雜出於禮經三代時佛教未入中國儒者於啓手足之際往往不亂此理素明也及漢晉之後釋教始行乃謂欲達生死之理非潛心釋氏不可故好之者心溺攻之者辭費盍亦反求其本而已予與樂菴李彦平既親且舊知其非逃儒而入釋者臨終超然自在如此殆聞道乎其子嗣宗等屢求一言發明遺訓敬題其後平園周必大題

樂菴先生少年豪放任俠抵掌功名之場及其獨抱聖
經坐進此道遂知死生之說於去來起滅之際逍遥如
此蓋所謂未有天地自古固存者先生既自得之彼去
來生滅特旁觀所見云爾何足以闚先生之具况諄諄
遺令之細耶石湖范成大書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道者日用常行之理苟聞
之則雖死無憾人曰未知生焉知死蓋生之道有所未
知則何暇於死二者皆盡其所當聞所當知而死非其

所計也昔者先大父好學聞善如恐不及宰長洲時公為他邑簿聞其學而學焉公聞道於程門之學者惠愛著於再領中山之日直節見於立朝去國之時而於死生之際了達如此亦可謂卓然不惑者矣自程氏没而諸弟子得其傳者類有見於死生之大節而不能無坐忘立脫之偏至文公興於閩南軒作於湘而後孔孟之論始定然而學者能如渡江諸賢所見者鮮矣可不懼乎可不懼乎嘉熙丁酉孟秋仲澣後學王遂

焞韋布時從樂菴游最蒙奬知樂菴沒於淳熙之戊戌聞其屬纊之前貽書親朋治命子孫留意周急了如平時後十有四年始獲觀遺墨於無為之漕舍烏乎鍾鳴漏盡之際士大夫聞道之淺深見矣至於逆知其期湛然不昧如樂菴者自邵康節之後一人而已拊卷三歎於是乎書紹熙辛亥夏至秣陵劉焞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對官中書臣李　燊

謄録監生臣周元濬